

扭着小腳的外婆

姚文冬



外婆去過最遠的地方是供銷社，這在同齡的老太太裏已是奇跡。

外婆披着偏襟黑布衫，扭着小腳，無論颶風下雨，不管天寒地熱，堅持一天一遍，彷彿這是她生活中的一種儀式。為此，媽媽沒少抱怨，怕她出意外。由於外婆一意孤行，這袍怨裏厭煩和氣惱的成分逐漸增多。

她去供銷社，有時懷揣一個酒瓶子，打半瓶醬油，有時買一兩塊果子，用手絹裹好，塞進貼身褂子的口袋。或者，就是在櫃檯前站一站，望一望，就回來了。那些果子是買給我和妹妹的，確切地說，是給我的，妹妹如果在場，也會分到一杯羹。

外婆掀開一層褂子，又掀開一層褂子，摸到貼身的第三層，掏出鼓鼓囊囊的手絹，一個角一個角地打開，露出一層草紙，打開草紙，一塊桃酥浮現，或者是一塊牛舌餅，這是小時候鄉村最奢侈的食品。外婆先用手端着，讓我看一眼，再遞給我。這時，外婆的目光慈愛而明亮，在我虎嚙狼吞時，她默默靠在門沿兒，也不說話。她很少安靜地坐到炕沿上。

外婆不來我家，就去隔壁的太外婆家，人家忙人家的，她就那麼站着，人家冷淡她也不覺，她原本也不會聊天。到了飯點，她就扭着小腳回家給舅舅舅做飯去了。一進家，又會遭到舅舅的斥責。但我知道舅舅是個孝子，外婆給我的果子，大多是舅舅買給她的。外婆好像不會生氣，只是被媽媽、舅舅訓斥得不耐煩時，才會很沒底氣地反駁一句，而後，依舊我行我素。

有人看到，一個狂風大作的初冬裏，外婆前傾着身子，向供銷社方向挺進，遠遠看去，就像是被風颳過來的一件舊衣衫。一個雪花飛舞的日子裏，媽媽擔心外婆的炕不熱，跑去看，卻只見鎖頭看家。她滿嘴牢騷地四處找，在太外婆家的炕沿上找到了她。媽媽嚷道：「你就不怕摔倒嗎？摔壞了怎麼辦？」出了太外婆家，媽媽的話已近乎羞辱，她咬着牙說：「你不覺得人家討厭你嗎？」即使這樣也不能激怒外婆。

我知道，隔壁的太外婆，太外婆同院的一個叔伯外婆，隔壁的隔壁的大妯子，這些老太太們，一輩子沒走出過院子，甚至都不知道供

銷社在哪兒。相比之下，外婆是見過世面的人了。但她們並不羨慕外婆，她們不屑、也不解地問，成天在外面跑，有啥意思呢？萬一摔倒了怎麼辦呢？但外婆從沒摔倒過。

外婆十九歲從柏各莊農場嫁到小鎮，嫁給她二十歲的外公。外公參加過軍閥的部隊，還在鎮上當過巡警，解放後一落千丈，靠給人家挑水為生。外公這麼窮，為啥還娶了這麼年輕的妻子？媽媽說：「你沒看見，你外婆有點傻嗎？」

一九七六年地震那天，外婆睡不着，她搖着蒲扇，睜着眼睛。轟隆一聲，房頂塌了下來，好在是草房。外婆扒拉開臉上的草，蒲扇還在搖，她自言自語：「這麼快就天亮了？」媽媽不只一次說起這事，在她憤怒的時候，在她高興的時候，都說。外婆總是笑着否定：「哪有這事，哪有這事？」媽媽就用另一件事去佐證。一次，外婆和幾個社員坐馬車下地，忽然馬驚了，馬車翻進了路邊的溝裏，還好溝裏沒水。外婆第一個爬出來，爬出來的第一句話是：「我的瓢呢，我的瓢呢？」然後，滿地找瓢。只有提到這件事，外婆才會生氣，彷彿這事刺傷了她的尊嚴，或許是冤氣枉了她。

舅舅快四十歲了還沒成家，這令媽媽心急如焚，連我都跟着着急。但我們談論此事，外婆沉默不語，神態安詳，好像是在談論別人的兒子。我覺得，外婆不是傻，她只是沒心沒肺，但沒心沒肺的外婆，卻被一件小事深深刺痛了。那個冬天，大白天的，外婆放在炕席下的七十多塊錢被偷了，外婆嚕啍大哭，媽媽、舅舅萬分驚愕，七十塊錢，至於嘛？再說，外婆也不是離錢近的人，甚至對錢都沒有概念。但那次嚕啍，外婆彷彿把一輩子的委屈都哭出來了。我想起太外婆的話，如果有個兒媳婦，外婆還會自己打醬油嗎？還能到外面跑嗎？不知這是太外婆的看法，還是外婆對她說過這樣的話。她應該得到的，一輩子沒得到，她不想失去的，卻一下子失去了。

那個冬天特別冷，村裏接連有老人熬不住，走了。不久，外婆患了感冒，夜裏轉成肺炎，凌晨就去世了。人們都說，外婆有福、命好，沒遭罪。街上再不見外婆奔跑的身影。是的，我覺得外婆是在奔跑，雖然她腳小，她跑不起來，但她也絕不會磨磨蹭蹭，彷彿有什麼急事，其實她什麼事也沒有。

鼓勵與勸止

愛玲



鄙地某文學青年C請本地幾位作家聚餐，掏出自己的兩篇習作請老師指教，幾位長者隨便瀏覽一下，異口同聲道：「不錯不錯，很有文采！」其中一位更拍着其肩膀恭維道：「這樣下去，不出幾年你有望成為名作家嘍！」

這是幾年前的事了。小C從那時起就專心致志做起了作家夢，一門心思要寫一部長篇巨著，對本職工作卻敷衍了事，還經常遲到早退

，最後被工作單位辭退了。三年過去，小C沒有任何成就，作家夢終於破碎……

想起解放前某文學青年託人將自己的習作寄給著名作家夏丏尊先生閱正，並說自己中學畢業後將「不再升學，專心從事文學，靠寫書為生」，夏丏尊讀後卻直截了當回函道：「我以為你的預訂計劃很需要商榷一下，如果許我老實不客氣地說，這是一些年輕人『一廂情願』的空想，我對你的想靠文學為生的計劃大大地不以為然……」

夏丏尊對某些文學青年不切實際的宏偉抱負沒有一句讚揚和鼓勵，反而「大潑冷水」，語重心長地批評教育。無獨有偶，蘇聯作家高爾基在致年輕作者的信中，對那些不具備創作潛質、沒有發展前途的作者，也毫不客氣地勸其「懸崖勒馬，放棄文學，不要再吃這碗飯」。

鼓勵與勸止反映了兩種品格。不恰當鼓勵不是關愛而是害人，夏丏尊和高爾基不留情面、直截了當的「棒喝」，才是真正的關愛青年。現在我們太缺少這樣真心愛護青年的師長了。

國恩寺內有菩提

白頭翁



國恩寺寂靜，風吹影動，落葉聞聲。懸起的匾額滄桑凝重，端莊肅穆，據查是武則天所贈：敕賜國恩寺。中國寺廟萬千，由當朝天子賜國字頭為號的寺廟似只廣州新興這座寺院，此寺院中曾住佛法禪宗六祖慧能法師。

六祖慧能曾在此重新剃度登台，曾在此布學講佛，曾在此修行念經，曾在此久久閉目遙對西天不語……國恩寺的院裏樹下、屋前殿後、佛前台上，都曾有六祖的身影，那樹，那竹，那屋，那牆，都曾得到過六祖的垂恩教誨。殿門楹聯寫得自信，但慧能不見得同意。「百城煙水無雙地，六代風幡自一天。」靜聽似有木魚輕輕叩頭之聲，佛前飄逸出淡淡的香煙，細看六祖竟也凡人：短短的黑鬚鬚，重眉大耳，長眼有神，鼻端正，慈祥有威，莊重有親，似近似遠，似曾相識。

國恩寺中有兩棵相對而立的菩提樹，高大，俊美，脫凡，不俗。雖然降夜西風，但竟無一葉落地，猶然鬱鬱蔥蔥，勃勃旺旺。菩提樹葉葉脈細密，別致漂亮。六祖曾在這棵菩提樹下剃髮，在那棵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講授禪法。我仰望菩提樹，這印度的神樹，二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就在菩提樹下開悟成佛，六祖也在菩提樹下講經授禪，再想那「南能北秀」留在歷史上的「有無」之論，更覺得那菩提樹葉沙沙搖動彷彿在念誦經論。但這棵菩提樹會不會是當年六祖剃髮登台的那棵菩提樹？那長面僧人亦不作答，雙手合十，只聽到他念：「菩提本無樹……」

僧人無語，但禪定意境已有。有在無處，無在有處，就是這棵菩提樹，合十念誦阿彌陀佛。

走進國恩寺如禪方丈的經堂，堂內靜，靜若無人，香輕飄，飄若遊絲。如禪方丈年輕，一領灰布僧衣，一串撚動無聲的佛珠，麻鞋，白帶，方臉大眼，寬額闊嘴，鼻懸耳垂，笑容可掬。分主客入座，抬頭望，楹聯左為「何擔如來家業」，右為「住持禪宗道場」，後面高懸六祖慧能畫像。

我問：「院中即有菩提樹，六祖何言菩提本無樹？」

如禪：「眼中有，心裏不見得有；眼中無，心中不見得無。地、水、火、風四大皆空，但萬物又是四大所生。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雲。六祖所言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那種禪境不是我們能達到的。」

我問：「六祖不識字，怎麼能夠理會《涅槃經》的要義呢？實在讓人不解。」

如禪：「六祖曾言：『諸佛妙理，非關文字。』慧能大師認為，一切經書，大小二乘，十二部經，都是為了讓迷人開悟，愚者心解的，關鍵在用心，用心靈去理解、去融進、去開啓，以心傳心。」

我問：「六祖為避難，躲藏深山十五載，惡人為何要追殺他呢？」

如禪：「有善有惡，善惡並存並起方為世，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西方極樂世界了。有惡才要教化世界，才需揚善。至於六祖在深山老林苦修十五年，歷盡磨難，歷盡艱辛，也是



國恩寺山門

作者供圖

他禪境修行的歷程，是他必走的一段曲折。孟子就曾經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我問：「六祖對佛教最大的貢獻是什麼？」如禪：「慧能大師在『即心是佛』的基礎上，又高高樹起『見性成佛』的幢幡。你頓悟，你修行，你成佛，關鍵在你，不在天，亦不在地，在人，在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心。六祖把『脫離苦海，去迷得悟』的責任回歸到修行者身上，俗語說的『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正謂於此。佛門有教，衆生皆可成佛，不成佛，亦皆在修行者的自我修行。」

我問：「六祖頓悟是個謎，確實很神。沒看見他說經修行，沒看見他打坐做功課，亦沒看見他請高師講授，但他卻頓悟了，而且悟之徹、之深、之透，超俗脫俗，頓聞明示。」

如禪：「頓悟開化離不開實踐。有人問趙州禪師：『什麼是禪法？』趙州禪師示意他去廚房洗碗。又有人問他什麼是禪法，趙州禪師告訴他掃地去。於是有人問他：『禪法難道就是洗碗掃地嗎？』趙州禪師反問：『難道洗碗掃地中沒有禪法嗎？』有人向大珠慧海大師請教用功之法，以求開化頓悟，大珠慧海大師說：『飢時吃飯，暍時睡覺。』問：『世上人人不皆如此哉？何談用功呢？』大珠慧海大師說：『那可不一樣，別人吃飯挑肥揀瘦，別人睡覺胡思亂想。』綜看大師的教導，同樣的實踐會有不同的感受，同樣的修行也會有不同的效果，關鍵在修行內心，自我修行，一萬個人在那裏春米劈柴，唯六祖感悟不同。」

我問：「同為五祖高徒，同是佛門高僧，神秀派殺手追殺慧能，方引[出慧能避凶躲難，隱姓埋名，藏在深山老林，與獵戶為伍十五年，佛門中的仇殺奪寶有點像美國的西部傳奇電影。」

如禪：「慧能得到五祖衣鉢，曉行夜宿，一路南行，一切按五祖指示辦，身後四處確有數百人，各懷心思，欲奪衣鉢。此事對六祖印象極深，以致自他始，改變傳衣授鉢的方式，此後不再有七祖。但說是神秀派人去追殺慧能，我認為不可能，此非神秀所為。神秀亦五祖

高足，修行極高。『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已見其入禪之深。當慧能下廚春米劈柴剛入五祖黃梅之門時，神秀已然是五祖門下的高僧。感悟不同，各得其道。五祖把法傳授給六祖自然高照，但神秀也不會因未得真傳就派兇殺人。我認為有凶有惡非神秀所遺所為，這可能是個歷史的誤會。」

我問：「禪宗自六祖後不再傳衣鉢傳法授人，是不是跟六祖受傳後殺聲四起有關呢？還是有別的原因？」

如禪：「應該說有一定的關係，入佛門必戒殺生。空即禪，傳教不傳名，六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我問：「請您談談說菩提有樹，明鏡有台的神秀大師。」

如禪：「神秀大師一直追隨五祖弘忍，依五祖出家，跟五祖學法，是很有造詣修行的禪宗大師。五祖入滅後，獨立門風，講經傳法，道譽大揚，曾受過武則天女皇的召見，敕封他為長安、洛陽兩京都的法主，尊為武則天、中宗、睿宗三帝的親教師，一時聲譽極高，圓寂後諡號「大道禪師」。他力主漸悟說，和頓悟說是禪宗的不同學派。禪宗史上有『南能北秀』之稱，亦有『南頓北漸』之說。」

慧能、神秀都逝去一千三百多年了，但他們的那兩首詩偈卻流傳不息。

神秀大和尚：「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慧能大和尚：「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與如禪大師合十相別，大師贈我一幅一人高的「禪」字，慌得我幾乎跪倒，禪字貫穿千年，教誨何只億萬人？阿彌陀佛。

走出如禪大師的經房，但覺雙腳輕捷起來，彷彿腳下步步有響聲；風從兩耳而過，似乎風中有輕輕的誦經之聲。常去佛地，當面領教高僧大師的教誨，有脫去皮囊之感。但覺心底顫顫，意念無邊。回首國恩寺山門，那幅門聯還隱約可見：「進步方知山第一，入門始覺地無雙」，橫批是「第一地」。不覺搖搖頭，那門聯張貼在國恩寺恐怕不妥，慧能有知肯定不許。想着，走着，覺得好像自己也在禪中了……

蕭 愚

武藝」無所不通。

在紀念館中的老舍書房兼工作室，硬木鑲大理石書桌上至今還擺放着老舍喜愛的幾件文玩：一枚齊白石為他刻的印章，一個馮玉祥將軍贈他的玉石印泥盒，一方清代「笠翁李漁書畫」硯。

一九九九年老舍紀念館正式對公眾開放，成千上萬的中外遊客慕名到訪，目前，館內常設「故居原狀陳設」及「走進老舍的世界」展覽，帶領觀眾零距離觀察老舍的真實生活。館藏文物包括巴金、冰心等作家致晚年胡絮青的信件以及林風眠、于非闇等書畫名家真跡。

老舍生於北京，滿族正紅旗人。抗戰期間，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工作，為團結廣大文藝工作者參加抗日宣傳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解放後，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

老舍故居「丹柿小院」



今年是內地著名作家老舍逝世五十周年。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這位曾經寫下多部巨著的文學家自沉於北京太平湖身亡，以此表示對「文革」中遭到的惡毒攻擊和迫害的反抗。最近，許多北京市民來到老舍紀念館——位於東城區豐富胡同裏的「丹柿小院」，緬懷這位含冤而逝的北京作家。

「丹柿小院」原為老舍故居，即現在的老舍紀念館館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老舍應周恩來總理邀請由美國回國，次年四月，老舍購置了東城乃茲府豐盛胡同十號（即今豐富胡同十九號）的一所普通的四合院，並精心地進行裝點，還在院子裏親手種植了兩棵柿子樹，每到金秋時節，橘紅色的柿子掛滿枝頭，老舍的夫人胡絮青還給小院起了個雅號——「丹柿小院」。老舍先生在這裏生活、工作了十六年，曾幾次接待周恩來總理和末代皇帝溥儀來訪，

還接待過巴金、曹禺、趙樹理等許多文化名人，並在此寫下了《龍鬚溝》、《茶館》、《方珍珠》、《正紅旗下》等二十四部作品。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老舍從這裏走向太平湖，沉湖而逝。

一九九四年老舍夫人胡絮青攜子女給時任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市長李其炎寫信，提出將老舍故居連同老舍收藏的部分字畫、古董捐獻給國家，同時胡絮青也願意將她本人創作的美術作品捐獻給國家。一九九六年，「丹柿小院」闢為老舍紀念館。

丹柿小院佔地約三百平方米，推門進入院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五彩木影壁和一幅手書的「福」字，是老舍夫人胡絮青親手所寫，老舍生前每年春節便會更換一次。

院中兩棵柿子樹仍在，老舍生前，每天清晨六點便在院中練拳，之後伏案寫作，下午接待來訪者，閒或玩牌自娛。老舍愛好廣泛，唱京劇、說相聲、演雙簧、唱大鼓……「十八般



湘地評價一個人的做人如何，常使用兩個概念：懂味、不懂味。

所謂「懂味」，就是跟着世人的思維與價值觀走，得到周圍的人認同。所謂「不懂味」，就是悖離一般人認可的處事準則，特立獨行。

在日常的為人處事上，人是需要「懂味」的。比如已到吃飯時間，最好不要拜訪別人，這會讓主人為難；留你吃飯吧，家裏沒做準備；不留你吃飯吧，又似乎不夠熱情。比如人家兩口子周末去郊遊，假若別人沒有盛情邀你，攆進去是不合適的，夫妻是一種非常親密的關係，你攆進去，算客人呢，還是家人？比如跟朋友在一起，對某個問題再有不同意見也應該心平氣和，不要動不動拍桌子、捶椅子，如果你老是給別人帶來不快，彼此的心走着走着就散了……在這些方面懂味，一方面可以讓別人感到舒服，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讓自己陷入尷尬。

然而，在某些關鍵時刻，我們也要敢於「不懂味」。晚清的官場充滿苟且，官員考科舉，走上某個領導崗位，大都是為了發大財與光宗耀祖，他們得過且過，毫無責任心，有的甚至將工作上的事全部委託給胥吏，但曾國藩無論是在北京當京官，還是在地方做幫辦團練大臣、湘軍統帥、兩江總督，都是事必躬親，生怕出現什麼疏漏，他的日記裏有大量自己如何考察官員、籌措錢糧、調動軍隊、實施獎懲的記載。咸豐、同治年間，官員腐敗隨處可見，說十官九貪絕無誇張，

曾國藩卻特別廉潔，做湘軍統帥，過手的銀子數千萬兩，實施的又是統帥「一支筆審批」制度；做兩江總督，按慣例一年可以收到好幾十萬兩銀子的陋規，曾國藩弄那麼二、三百萬兩銀子實在易如反掌，然而，他沒有這樣做，死後家裏的餘銀只有一萬八千兩。在清代的官場，曾國藩顯然是「不懂味」的。

民國有個傅斯年，性格暴躁，說話很直，一生得罪了很多，他更「不懂味」的是，明知國民黨政府喜歡抓左派學生、製造各種血案，掌校政時總是千方百計保護學生。主政西南聯大時出現學潮，當局打壓鬧出人命，他對負有責任的關麟徵說：「我代表學校當局，對於這次屠殺事件不勝其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現在是站在對立的地位了。」「你殺了同學，比殺了我的兒女還要使我傷心」。傅斯年接手台灣大學時，台大師生反對國民黨的黑暗統治，經常上街遊行。某次，有關當局派台灣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進學校抓人。傅斯年本想阻止，但沒有成功，於是對執行任務的彭孟緝說：「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一個人懂不懂味，實在是要看環境的。在日常情況下「懂味」，是對人的友善，是一種禮貌。在重大問題上堅持個人的獨立立場，哪怕作出與多數人不一樣的選擇也不在意，是一種堅守、一種人性的純粹。一個人有禮貌，可以使自己得到人緣；一個人有操守，則可以讓自己的生命抵達時間的遠方。

「懂不懂味」，實在有着太多的人生況味！